古今治平畧

今治平畧卷之四

豫章　朱健强度譔
弟　朱繼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鈜霸鳴父較

農政篇

三代農政

自耒耨之教始于炎帝井野之畫肇自軒轅而農事為萬世永賴堯舜繼之敬天授時命禹敷土則壤經邦暨稷播種樹藝百穀蒸民以粒故五材並用歸脩

土穀八政農用爰寶稼穡文王卑服卽康功于田功豳詩陳風誠愛忠利養老慈幼食節而事時葢于邦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則知土田者聖王所以奉順天德阜育羣生理財聚人守邦之本也至于周官尤爲詳備大司徒之掌建土地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毓草木以任地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焉于是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都而

以分地域以辨地守以任地事焉其任土之法則有

載師以物地事授地職而施其政令曰以廛里任國

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

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

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田以

大都之田任畺地蓋自國中場圃以及甸稍縣畺畢

墾之爲田而天下無不耕之地其任民之法則有閭

師以掌其數以任其力而待其政令曰任農以耕事

任圃以樹事任功以飭材任商以市事任牧以畜事

任嬪以女事任臣妾以疏材任閑民以轉移執事任虞衡以山澤蓋自園圃虞衡以及工商閑民畢有事于田而天下無不耕之人于是乎遂人掌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而頒田里焉以聽于司徒地肥美可歲耕種者為不易上地休一歲乃可耕者為一易中地地瘠鹵休二歲乃可耕者為再易下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于是以下劑致甿愛其力以田里

安甿厚其俗以樂昏擾甿洽其恩以土宜教稼穡阜其產以興鋤利甿通其力以時器勸甿趨其功以疆予任甿防其惰其治野也則匠人制之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其脩稼穡也則稻人掌之而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涉揚其芟而作田夏則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及其澤草所生則種之芒種其掌土化也則草人相之而騂剛用牛赤

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糞種凡用悉如此于是遂師則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遂大夫則正歲簡稼器脩稼政而以教稼穡稽其功事縣正則趨其稼事而掌其賞罰鄼長則趨其耕耨而稽其女功里宰則歲時合耦于鋤以秩敘其耕耨而苛稼又爲之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于邑閭則象著于土穀之宜矣又爲之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斟

民之食以贍其給而平其輿則衆足于豐歉之常矣當其時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川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埸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在于野冬則畢入于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

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咏各言其傷

若乃歲屆孟春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

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人奉牲酒人薦醴王祈穀于上帝祼鬯享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公卿大夫士以其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既畢功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太師帥樂官吹律同以占風土廪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

于農稷乃徧戒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耕穫亦如之而肆師之職則又嘗之日莅卜來歲之芟獮之日莅卜來歲之戒社之日莅卜來歲之稼故凡民之無職者出夫布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是特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官以干農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修其疆畔日服其[illegible]

不解于時故財用不乏而民用和同胥此道也自今觀之其重農之意一何至哉蓋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頒首曰稼穡而地有肥磽則由百畝而差之至三百畝功有勤惰則由上農而辨之至下農夫器不足則有合耦之法力不足則有轉移執事之利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興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潟墳壚別壤糞也稻人掌其畜止均潟防旱潦也一稼穡之教司徒既教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之趨鄰長既趨之里宰又趨之一

穜稑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稼又辨之一墝惡之地旅師既等之土均又均之用力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虞其防農業也田不耕者出屋粟懼其游惰而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憂其舍本而從末也何師何與于農而師屬以耕王籍所以勸天下之力田內宰何關于農而率宮以獻王種所以示天下之重穀嗇之日預卜來歲之芟而爲田業荒蕪之慮社之日預卜來歲之種而爲旱乾水溢之備其始也祭田祖而祈年以浙農事其終也享百神而祭

蜡以報農功凡有可以佐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而教導之蓋以農者天下之本食者生民之天農不耕則失業食不給則傷生既思所以厚其生又思所以利其用既思所以興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先王拳拳重農之意如此百姓曾有不從事耒耜而服勤田畝哉是故周詩有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民則有先公後私之意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在君則有先私後公之心君民上下皆相勉以農力不啻如父兄子弟則其農蓋有不待勸矣雖然周人雖日重農而責

以士待農不以農待農也六鄉六遂之民皆受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興甿皆于鄉遂中得之耕則爲井邑之農學則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教之以稼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士藏于農則有待農亦待士乎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刂殺羔羊、躋彼公堂、又益曰或耘

或耔黍稷薿薿攸戒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賢能前日穫稻之夫髦士之烝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所以為王政歟數傳至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龐淳固于是乎成是故先王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

民之財將何以來福用民王弗聽已而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至于幽王寵嬖褒姒荒棄厥政羣小用事奪人之土田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績周于是乎東遷嗟乎農桑係王業根本觀周之所以盛衰不益可見也哉春秋時齊桓公圖霸與管仲謀所以富國足民之道管仲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則民情可得而御公曰爲之奈何對曰士農工商四者國之石民也四民者勿使雜

處雜處則其言嚨其事易是故聖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芨及寒擊稾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別苗莠列疏遬首戴茅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

也是以聖王敬畏戚農焉至其著論有日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故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農事先則野不積草謂之野與市爭民藏于民則府不積貨謂之家與府爭貨家用足則市不成肆謂之金與粟爭貴鄉分治則鄉不合衆謂之鄉與朝爭治此治之至也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故脩火憲禁山澤林

數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觀樹藝簡六畜以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凡地寸仞見水者不大潦五尺見水者不大旱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

釋耕始焉芸卒焉故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桓公嘗問乘馬之數對曰國無儲在令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公曰何謂也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而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

耳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于時君之衡籍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以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内戰故曰觀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

深耘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磽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耘寄生之君也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無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

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石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地澤雖博魚鱉雖多網罟必有正船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于生穀也故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于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力無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勞身是故主上

用欺毋已是民用力無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有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

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于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蓄熟也四種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鬻子者上無術以均

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矣

其後魏文侯之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

墾之增減輙爲粟一百八十萬石矣及秦孝公用商鞅益務耕戰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務本于內而使秦人應敵于外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寡數年之間國富兵强天下無敵其墾令曰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于民則農不敗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官不敢爲

邪民平則愼愼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愼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而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厚祿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于食民無所以食則必農農則草

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于食則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

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
無以食卽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一山澤則惡農惰慢
倍欲之民無所以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
矣貴酒欲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
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
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
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
罪則褊急之民不鬬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
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

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于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愚誅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游居于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智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智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

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傲民不傲則業不敗官屬少則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于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爲姦不勉則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

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
也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
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
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
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
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
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
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
者必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

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于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民避農戰則必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十歲者百歲強作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夫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于境內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

干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生金于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于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提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蓄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

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為鄰敵夫地大而
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
為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于
外則民務屬于農屬于農則樸私賞禁于下則民力
摶于敵摶于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
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
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
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聖人之
為國也入令民以數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

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與數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必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業技藝之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者加于國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于口處士資在于意勇士資在于氣伎藝之

民資在于手。商賈之事資在于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資。民資重于身而偏托勢于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彼民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式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聖人之治也多禁

以此能任民以窮詐故民資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
資藏于地則樸托危于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是
以農勉而戰戢也行之數年國以富强至呂不韋爲
相作呂覽言農事甚悉其上農篇曰古先聖王之所
以道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
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
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
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
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

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

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

不怠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于庸爲害于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所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于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不敢灰僇

纔網罝畢不敢出于門罛罟不敢入于淵澤非其虞命
漁不敢緣舟為害于時也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
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
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惟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
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
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
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其
任地篇曰后稷曰子能以窐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
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保濕

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萑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
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
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
之强乎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
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
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
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上田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
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
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

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孟夏之昔殺葉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也盡死凡草稀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于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生時地生財無失民時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竭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地可盡起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

郄之使從事之下也是以粟少而失功其辯土篇丹
凡耕之道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
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而不長
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
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
其早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其爲
嗙也高而危則澤奪陂而埒見風則蹶高培則拔寒
則雕熱則脩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
則虛農夫知其用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

凡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
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畮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
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于塵而殖于堅者愼
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
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
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畮廣以平則
不丧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長
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
[illegible]○○○○○○○○○○○○○○○○○○○
[illegible]木心中夬帥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

為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禾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敗其粗。土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其審時篇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獲，必遇天菑。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

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而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殉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漢唐農政　晉魏六朝附

漢興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饑饉高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脩節儉又安百姓然民猶背本趨末者衆賈誼說上以積貯于是始開藉田躬耕以勸天下六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

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
地其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毋乃
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
畜之食焉者衆與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
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生財之
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
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
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
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

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餒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

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

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粟爲賞罰至于粟有所渫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愈勸農上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

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于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差蓋漢興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上因其欲能不擾亂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斗至十餘錢景

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役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强毋夌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皆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甚無異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厥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除罪之令以廣用然屢赦有司以農爲務民遂樂業

武帝承之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失本

董仲舒言曰春秋地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詔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迨至末年功費彌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帝乃悔征伐之事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

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其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

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

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

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

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

多墾闢、于是過以離宮卒試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

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若公卒田三輔公田、

又推之以教邊郡、是後邊城起居延至河東弘農三

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矣至昭帝流

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自此貸種假租之詔間

歲敕下元帝建昭中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令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京帝陽朔四年詔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勸農而孝平元始中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不二年內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餘頃天下安樂戶口繁盛焉世祖中興更亂離之後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帝生長民間見百姓稼穡艱難

諸所疾苦又數引公卿郎將廣求民瘼建武六年以郡國旱蝗穀價騰踊特詔二千石勉加撫循無令失職久之以屯田粗備有積遂減田租如舊制至十六年以郡國盜賊徙其渠帥他郡皆使之賦田受廪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明帝嗣之躬耕籍田嘗以穀麥登豐大赦天下詔曰方今盛夏萬物長養其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墮章帝建初元年即以方春東作下弘致勞來勉務農桑之詔又以人稍受廪往來煩劇或妨農

[illegible]令州郡覈實尤貧者計所貸與之元和改元詔曰
人政以食爲本古者急耕節用厚儲蓄以備凶災自
牛疫以來穀食連步良田吏勸課未至刺史二千石
不以爲負也其令郡國募名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
聽在所給公田爲催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
五歲除筭三年後欲還本鄉者聽二年東巡狩耕于
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
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巳北巡魏郡詔
肥田未墾者悉賦貧民給糧種盡地利焉迄孝和以

後如匱乏不能自農者貸之糧種貧民無以耕者給犀牛直猶屢申飭故兩漢不失富庶俗多近古而一時循吏亦往往以勸課爲本有足述者龔遂守渤海勸民農桑令口種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如帶牛佩犢春夏令趨田畝秋冬課之收斂益畜果實菱芡使民皆富實召信臣守南陽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希有安居時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

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久之吏民
親愛號曰召父黃霸為潁川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
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務于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
諸為令凌雜米鹽皆具民有孤獨死無以葬者鄉部
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木以為棺某亭豚以祭其精
詳若此東漢之初杜詩為南陽守善于計畧愛省民
役作造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而見功多百姓便之
又脩治陂池廣拓田畝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
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時九真俗以射

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任延爲之守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而王景之守廬江亦教其郡以牛耕境內由是豐足焉其後有王丹者家居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察其强力多收者輒歷帶酒殽從而勞之便于田頭樹下飲食勸勉留其餘而去其惰者獨不見勞各自耻不能致丹後無不力耕者聚落以致殷富而時什長統言今遠州縣界至數千里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而代俗有安土即死

無罷去之心宜令諸土廣人稀地未墾者不少大寡勿
邊制頗徙民力農者往業之亦可因徙罪人以守禦
便崔寔著論言聖人分割耕口地令各相副適使人
饑飽不懸所以齊勞逸而均貧富也秦隳法制而尊
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
攻丹穴殖業擅其利禮以上賓於是巧猾之抵遂肆
其意家累鉅億地侔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
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死生之奉擬于
人主故下戶崎嶇無所托足乃父子低首而奴事之

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其所以傷心腐臟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也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之間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土曠人稀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群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宜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土振人之術也時不能用漢自董

之餘百姓亂離民失農業穀不至五千餘萬人[illegible]
初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
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募民田許下教耕作于是
諸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建
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
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于是衛覬議爲鹽者國
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
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
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于是魏武遣謁者僕射

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黃
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
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
無車牛斐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
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
編戸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其後皇
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耬犁及不知用水人
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耬犁又教衍
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

吳孫皓時倉廩無儲華覈上疏曰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且飢者不待美饌寒者不俟狐貉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夫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乃棄功于

浮華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豈所宜哉臣聞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

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爭豺狼充路兵不離礓甲不解帶而可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晉初江南未平朝廷厲精于稼穡躬耕籍田以爲天下倡詔郡縣長吏奉宣德意蒞農勸功又戒敕郡國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已詔以司隷校尉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苞又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泰

始時詔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束晳上議曰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僣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霡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于原隰勤藨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

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或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閑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制者也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

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荊楊兗豫汙泥之土渠堨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于畚插多稱生于决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禁山川而靈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漑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幾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繁廡至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

兩得外實內寬增廣鄉人之業以關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于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饑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斐桓彝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

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饑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皐陶不能使强不凌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反江

西夏田贖廢荒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與復農官功勞報賞皆知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是時周訪在襄陽則務農訓卒劉弘督荊州則勸課農桑而桓宣之鎮襄陽也或載鉏耒于鄀軒或親芸穫于隴畝王駿之鎮關中也勸課與士卒分役寮佐及兵將計畝至咸康中荀羨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此皆當時之者績勞徠者史謂其太元之末時和年豐穀帛殷阜幾乎家

給人足厥有由哉義熙七年劉毅建議狀山叅軍袁豹議曰國因民以為本民資食以為天脩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實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寒交湊則廉耻不立當今接篡偽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彫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斂弊其所資及嗟無側趾之耦比屋有閒餧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郤馬甫一二年積斂之黎難用克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是發也然斯業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為務

吏虛文務爲常利倖勸督之故與迷民情之屢變譸猾僥倖以防用忘潤色之故易膠柱於昔茲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惜濫流在於澄源止輸出乎商關患生于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將責不與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託歸測畝訟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蕪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勤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雕僞者賤而穀稼重矣耕

務勤疾力服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君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并兼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及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容匆者黜、與怠慢者興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懶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稼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遊趣也、蒞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以弗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于暮歲、則澆薄日淳、大化有漸矣、宋孝

宋中周朗疏曰重農之政宜以穀帛爲賞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貧必緊又用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麻紵蔭巷縈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惟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叙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

死皆得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榛露不敢加泥瓷有剖善害民禁衣毀食若此苦者凡爲囿不忠歲之不至患患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耶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于有司何辭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氷霜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稼有食之處須官與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戶一年者賞罰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

十萬戶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游手悉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將皆不能用北魏初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自五原至于稒陽塞外爲屯田旣定中山分徙吏民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戶授田天興初制定都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

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
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
十餘斛太宗永興中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
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
太武帝常引高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
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
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
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
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

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蓄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至恭宗又下令脩農職之教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文帝延興元年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之內終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太和元年詔曰今牧民者朕共治天下也宜簡以徭役先之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

教惰于農桑者加以罪刑此元魏所由成太和之治也與遠于唐貞觀初太宗方銳意于治官吏課考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而黜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而

○○○○○○○

天子以至誠行之故能民物蕃息馬牛被野號稱太平高宗即位耕籍東郊有司進耒耜瑚飾之帝曰耒耜農器也今瑚飾何以訓農以他耒耜耕竟九推乃止玄宗開元十九年躬耕於興慶宮側後以種麥苑

帝歸太子以下親徃芟之謂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爾明年春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德宗時關東淮南浙江大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貲數道一不收亦旁為數道憂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今淫雨二時農田不闢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與連帥守長講求所以佐民者帝從之乃遣奚陟等循行慰撫焉貞元五年宰相李泌請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

庶以刀尺相餽遺祭句芒祈年從之七年以關輔牛疫遣使以兩稅錢買牛散給耕者大抵自安史之後兵亂荐興凶荒洊至人民流徙蕩其本業又佛老盛行爲遊食逋逃之藪當時議者至謂計口而分之絲衣淺帶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二髡頭壞衣不耕不蠶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辯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二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

之一云其餘為農桑之數焉農夫數寡不足而十人耆
嗇馬厭粱粟蠶婦衣不蔽形而十人者咸襲羅紈是
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避事則
兇削技巧則為工師機姦則為驅儈非懃愚專一無
他腸者孰肯勤體效力為稼穡之苦乎且時日趨于
華侈而上之人工作無度賦斂無藝貴貨賤穀輸納
多以錢估故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輒趨斧
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後宮羅紈鉛紅者數十
人日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窮水

陸之珍以充上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厮養之其芻粟粱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不囘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及崇信左道建立寺宇刻彫象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姦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租厚剝其賦以媚於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

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技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于人力乃委于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夫其一也此數者皆困生人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故凡民之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也去無利而就有利耳非上勸相之欲其無爲游惰豈可得乎

宋代農政 荒附

宋初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株等減二十有差梨棗半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美野無曠土者議賞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埆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雨不時若水旱藝祖輒躬祈禱憂形于色召學士咨訪即田家卜歲豐凶雨暘有驗者畢咨之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

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糾稅免役民有飲博怠于農務者農師譏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青苗觀之聽政之次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帝顧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將當盡復其租稅端拱初親耕耕籍田以勸農事然比年多

穀不登富者操奇贏之貲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稅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于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諸州長吏勸民亦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于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並免其租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條陳其利害曰國以民爲本民

以食爲天、食足則民和、民安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民非食罔生、夫先王之欲生其民、豐其食者、莫大乎積榖而勸農也、農田之與教化攸重、謹按方今天下甚耶、除外郡邑各在遠處、或廢或闢或荒、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遶二三千州、連接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坐家破逃之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雖官中放其賦稅、限以歲時、然鄉縣之間行用未細、且每一戶歸業、即須申報所由勘耕尺寸之田

寄入差科之籍追呼責罰繼踵到村其免稅之名已受剗䟽之賜而逐時之費踰于租賦之資況民戶所致攜亡始因貧困或閃私下之債負或避官中之征徭蓋不獲已而逃固非樂為其事尋為鄉里知覺即便檢責貲財或只元住室廬家事兼之種木計其所直至甚微莊鄉官即取以了納稅租債家則爭以平折欠負不計遺下之物固是蕩然無餘及至他日却來乃稱復業居止既失動用亦無雖欲歸耕農具何取雖欲久住生計莫營以此逃亡不還者遂逐食于

他鄉歸復田里者亦無門而力穡且夫小人困患必思其姦姦心一萌何事不作若非聖朝設法良吏盡心遏流蕩于隄防化災殃于禍福者則蚩蚩之類擾擾何知臣願就官中借逐處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末作游民誘以開耕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有來荒廢且令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人戶之等第測田土之磽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使其無倦除卻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畜牛羊或孳蕃鷄豕或給授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

廬之時保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纖至悉必躬必親使其黎庶樂生官吏勤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產以可懷有桑土園林而可戀即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之戶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爲萬古之宏規乃一勞而永逸帝覽之稱善令靖條奏以聞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未幾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眞宗景德初詔

諸州不堪牧馬閑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戶多方種蒔以沃瘠分三等輸課河朔戎寇之後耕墾頗闕牛多瘠歿二年內出踏犁式詔河北轉運使詢于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之且令有司議市牛送之河北又以兵罷民始務農挪什器遂除生熟鐵渡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勑及臣民所陳田農利害刪定成景德農田勑五卷上之巳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田土僞濫且慮別置官煩擾而諸州長吏除當勸農詔可 祥符四年帝以

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于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稔或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即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所至取民籍

覩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己愛人即位之初下詔曰今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時帝敦本務農屢詔勸劭觀稼于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農為兵詔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職方員外郎沈厚載

出處衛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閑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知田事請命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是秋詔曰仍歲饑歉民多失職今秋稼甫登方事斂穫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逮者速決之帝每以水旱爲憂寶元初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爲令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爲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

鹽鐵轉運使請于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爲而仲淹罷事遂止皇祐中於苑中作寶岐殿每歲召輔臣觀刈穀禾自是罕復出郊矣帝閔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閒民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稅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限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聽人耕墾爲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優其

蠲復緩其期招之、又詔諸州長吏令佐能勸民修陂
池溝洫之久廢者、及墾闢荒田增稅二十萬以上者、
議賞、監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者、賞亦如之、久之天下
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
莽者十八九、或請徙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
州為縣、嘉祐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
而州不可廢。得漢召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
牛犁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
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

磽瘠爲膏腴監司上其狀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
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爲天下倡後太守爲
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焉時天下墾田景
德中丁謂著會計錄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田頃以
是歲七百二十二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繇
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神宗熙寧初分遣諸路常平
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
垾堤堰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
小酬賞民占逃田若歸業者責穀保任逃稅者保任

爲輸之已行新法縣分田土頃畝川港陂塘之類縣佐受代具墾闢開修之數授諸代者令照籍有實乃代中書議勸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縣約以爲貲升其戶等耳宜申條敕於是司農寺請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元豐元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穀京西南路流民買耕牛者免征哲宗即位宣仁太后臨朝首起司馬光爲侍郎委之以政詔天下臣民皆得以封事言民間疾苦光

抗疏曰竊惟四民之中唯農最苦農夫寒耕暑芸沾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日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稅租之外巧取

貪錢以邀功賞青苗則强徵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于非業之作保馬則困于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憨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罔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眞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眞

宗皇帝自幼開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勑至今稱爲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粟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于艱難者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時范祖禹以經筵進疏曰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唯耽樂之從

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烝民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于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于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于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于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意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

衆唯係于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脩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于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

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績紡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眞宗于此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于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倣屋粟里布爲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宜德意民以爲病

至是楚丘民胡昌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賞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爲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元祐四年詔瀕河州縣積水冒田在任官能爲民經畫疏導溝畎退出良田自百頃至千頃第賞崇寧中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王覺以開闢荒田幾及萬頃詔遷一官其後知州郡使者以能課民種桑棗者率優其秩焉宣和二年臣僚上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人意欲立四證驗之按田萊荒治之迹較戶產登降之籍驗米穀貴賤之價考租賦盈虧之數四證具則其

貲著矣南渡之初急於招撫令有司誘農民歸業官賑貸之而蠲其租欠免耕牛稅意至懇矣紹興五年立守令墾田殿最格又令縣具歸業民數及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戸部戸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省行府言歸業之民其田以佃者以附近閑田與之免三年租稅無產願受閑田者亦與之上諭輔臣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亦可給田以廣招徠之意六年減江東諸路逃田稅額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孝宗隆

興六年詔曰朕深惟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為朕任之七年知楊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淮淮荒殘之久未行租稅民復業與創戶者雖阡陌相望然閒之官者十幾二三咸懼後來稅重者曉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加賦庶民知勸詔可六年提舉顏師魯奏設勸課之法欲重農桑廣種植也今鄉民於己田連接閑曠磽确之地墾成田園成力

勤老誠以未陳起稅爲人所訟即以盜耕罪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幷特可哉告訐之風亦見盛世重農之意詔可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既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務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時葉適論曰爲國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則田墾而

税增役衆而兵强田墾税增役衆兵强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于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漢末天下殘破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爲民至于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義不妄虜獲亦拔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强弱自古而然矣

今天下之州縣直以見人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百十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强富大之形宜無敵于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强及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緡價者此其意豈以爲民不嘗生于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

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也欲有内外之事因衆多巳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爭者而論者曾莫以爲意此不知本之甚者也葢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懷利彊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

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嗚呼亦其勢之有必然者矣且又有甚者今俗吏不知治體動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不知此可隨時施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資于富人歲時有急求于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歸于富人游

手末作排優伎藝傳食于富人而又上當輸官雜出無斂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畧相當耳乃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收則止矣不宜豫置嫉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誠使制度立于上十年

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遂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爲實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元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于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俾民崇本抑末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十立勸農司

以陳遂崔斌等八人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專掌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之日注于解繇戶部照之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其法可謂至矣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其可法者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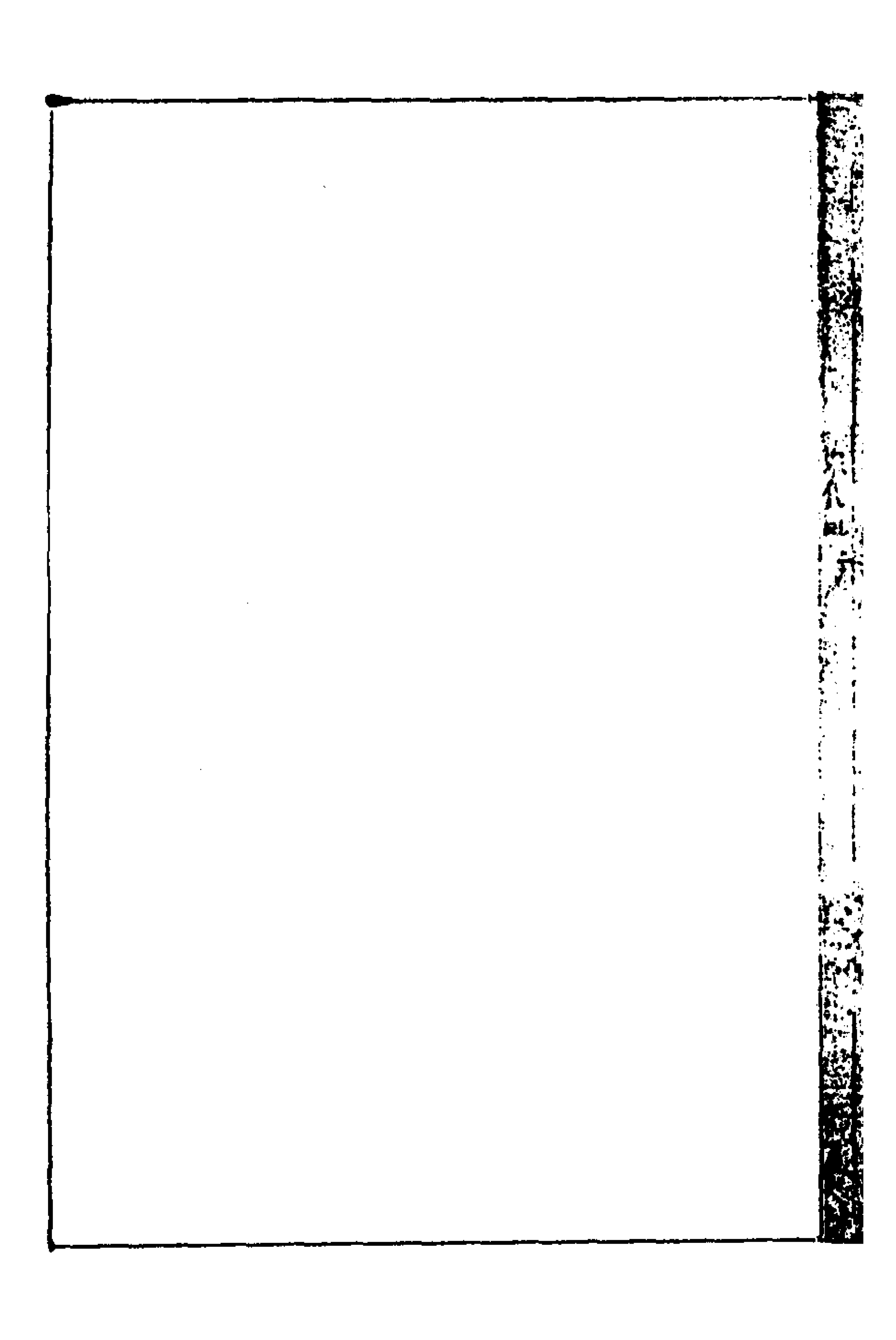
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民爲事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自是每歲申明其制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成宗大德元年罷妨農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者有賞遊惰者有罰縱畜牧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

於至元然旱暵霖雨之災迭見饑毀荐臻民之流移失業者亦已多矣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爲三等上戶地一十畒中戶五畒下戶二畒或一畒皆築垣墻圍之以時收採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植桑皆有成效於是風示諸道命以爲式是

年十月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法雖屢變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視爲具文而已五年大司農司臣言廉訪司所具栽植之數書于冊者類多不實觀此則惰於農課者又不獨有司爲然也文宗時關中大饑方數百里民死徙無存者帝問學士虞集救禦之術集曰方承平時人情溺于宴安故難動志士急乎近效故怨讟生今適不幸二三千里之旱二

患俱無之亦更新之會也誠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之人稍寬其禁令使隨郡縣擇其人而使之用相地宜修城郭制閭里治溝洫畝畝而薄其征斂招流亡之民以其力耕之春秋爲與發補助一二歲間來者漸多勿征勿徭以勸其後經界可正守望相支數年之間四封之内蔚然治象將三代之民復見于空虛之域矣市太稱善集方有去志因進曰陛下誠善之願假臣二郡以推行其法數年之内必有以報國待臣曰

虞生欲以此去國爾遂罷讌



國朝農政

太祖高皇帝起自田間備嘗艱勤故注意農事獨爲肫摯渡江之初庶務未遑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于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託惟汝功已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罰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

轉徙荒失本業而軍國頻費悉自民出今春和時宜
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穫多
寡立爲勸懲　吳元年冬祀圜丘　世子從　上命左
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
一常知吾農民之勞苦抵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
離泥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粗衣糲食以供
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
有節使不至于饑寒也比登　大寶　洪武元年即
詔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經理以實

圖毋妄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　上躬享先農以
后稷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　皇后率内外命
婦蚕北郊供　郊　廟衣服如儀自是歲以爲常是
歲五月　駕幸鍾山繇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
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
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于此農爲國本百需皆
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常憫念之乎三年以中
原久被兵田多荒蕪　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
司掌其事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　帝素服草

履徒步詣山川壇躬禱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臥于地　皇太子捧榼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　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與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故所築靈渠三十六隄水可溉田萬頃已又　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先是　詔兵興來所在遷徙凡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來歸有司于附近撥給之無令其爭擾以便耕作惟

墳墓房舍悉還故主不聽占、又　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者令狹鄉之民得遷于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恒產也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徃就耕種、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徃業之蠲其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已又　命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滁和等處閑田仍蠲賦給鈔　諭戶部尚書

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擾也二十七年 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每里百戶種秧二畝協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耕已三燒三耕已乃種秧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闊為壠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違者謫戍邊以湖廣長沙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 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給其處民種之尋 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修農田水利具 勅天下諸陂塘湖

堰可瀦蓄備旱熯宣洩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
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　旨下戶部尚
書言百戶爲里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
又　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
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
者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
入錢鎛月日　召京師父老　諭以力田敦行大哉
高皇帝之爲烈也體天地養萬物之心師帝王經井
牧之意仁義旣敷樂利無窮而猶錫租之詔無歲不

下遣賑之使有玩必誅至今讀嘉瓜一贊雖千萬世
休忘勤農之句而情見乎詞矣則豈非世世率錄之
盛軌歟 文皇帝入纘 大統乃 命寶源局鑄
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嘗諭戶部尚書曰近因兵
戈蝗旱民流徙廢業者多不及令勸相使盡力農畝
將不免有失所者其早遣人督勸毋忽聞冀州自正
月至六月不雨憂形于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
下 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爲僧者并其父兄
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 車駕北征

[illegible]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務[illegible]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殉　文皇帝躬親戎馬者四五載念民勞止時加撫綏已復三犁虜庭討農括據不遑惟是留意邊計所畫屯田法甚具斯亦厚農務國一長畧矣　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啓修復河道　諭工部以春秋愼用民力而譏不時令農隙修築常赴召過鄒縣道逢饑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　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責山東布政使

石執中曰民窮若此勤念否執中以奏免田租對曰
民饑且死尚及徵租耶速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毋懼
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及 登極 詔下郡縣水旱
缺食有司即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
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照民田例起科 諭戶部
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
重法工科給事中郭永清疏 令有司如舊制嚴督
百姓以時闢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從之時四方奏報
雨澤疏舊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送貯科臣者 上

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葢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爾今徒積貯于科中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則徒勞州縣何益哉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朕親閱焉又　諭戶部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獲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葢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不可不謹一日　召大興宛平二縣官　諭曰爾親民職宜加意撫綏使民先受其惠近聞百姓猶有困徭役者何也昨特　勑詢民瘼羣臣

圖有知而不言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耶今與爾約三日凡民瘼悉具聞若復坐視不理必置于法因顧侍臣嘆曰朕憂憫百姓早夜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若此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者也

章皇帝舊勞于外知小民之依元年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所以率天下務農貴有實心耳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蒼生使明德致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

薄賦使之以時而責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邇稼不待勸率不然三推五推何益哉嘗召戶部夏元吉諭曰自古國家未有不繇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繇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朕夙夜勤圖政理所冀時和年豐耳去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來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阽于饑寒困于徭役不能盡力南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征徭勸農桑貧不給者發倉粟賑之　朝退語侍臣曰天日上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論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

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幼時　皇考親
爲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
皇考笑而領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于心不敢忘今
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後有建言　洪武中
命天下栽桑棗令砍伐殆盡有司不督民更植致民
用無資　上曰古宅不毛者罰里布　祖宗養民意
甚重其申令郡縣督民以時栽植仍遣官巡視其年
同　皇太后謁陵陵旁居民老稚迎拜道左　太后
顧謂　上曰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孫令聞長世

者惟能安民耳　國家宜體從[illegible]獻以存[illegible]爲[illegible]也

幾爲民父母之道于是　皇太后過道旁農家存其老婦問所業安否其婦雜言作苦應對質朴如家人然　皇太后喜賜之鈔帛民有進蔬食酒漿者親嘗之帰以示　帝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旣還自陵道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三推顧謂侍臣曰朕三舉已不勝勞況常事此耶人恆言勞苦莫如農信矣耕者初不知爲　帝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呼萬歲　命隨至營人

賜鈔六十錠因述其語次日以示侍臣焉又 諭吏部以欲使農民得所在擇賢守令出 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而喜雨則有詩織婦則有詩豳風圖則又有詩 令揭便殿責儆勵又 令北直地方照 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凡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任其種作當是時天下方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久任廉法字下役簡賦薄安堵蕃阜號稱治平比 英宗沖齡嗣位猶襲餘庥不忘民瘼 正統中 詔農桑衣食本原布政按察

司及巡按御史嚴督州縣官及時勸課果有所崇有荒棄田不治者移所在田少丁多民往種之　成化九年添設省直煩劇府州縣判丞官一員專理勸農時貴戚内臣往往受姦民投獻奏討莊田而長寧伯周彧以　皇太后弟與貞定武强縣民爭田　詔刑部郎彭韶勘實韶請田所還視訖歸自劾言貞定在堯舜爲冀州之域賦第一等或錯出第二等說者謂如周官有田一易再易之類葢以其地有歲一收或間歲間二歲而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

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　國家簡嚴天下土田計畝定賦已有成額而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任力開墾永不起科後　宣皇帝于北直隸地方亦照其例是　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　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苑欄地五百頃而　英皇帝不許是　英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乃因廣長侯家人橫放民不堪擾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已出無奈今周彧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數奏以為地多有餘請再量出無糧地

七十餘項界之臣等親詣田所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苦墝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者有秋而高者赤地水澇則高處稍熟而低爲巨浸沿河者流溢不常鹻薄者樹藝不殖截長界短彼此乘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于前我

祖宗任開種于後良爲此也即今彼處民人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賦役已爲煩劇而所深賴者以顧戀地業盡力耕種取給旦夕耳今若計畝丈量餘盡豪奪歸之

外戚彼安所復討哉臣知其非死則徙所必致矣且
自古立國皆重根本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而戚
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但能存心謹厚自
將富貴永保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况十世無疆
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無窮後將何以給之疏
上逮詔獄以科道交章論救得釋其後　弘治中壽
寧侯張鶴齡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
千餘頃得之而乞均其稅于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
乞畝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執不可言河間地多

沮洳比因連旱民即退灘耕之稍有收獲然一遇大潦旋歸淤沒倘頓令增科貽害無窮且　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二分人將謂　朝廷待外戚與宗藩異矣又　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今賜田比一切奪之彼無以爲業又將謂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屢疏得允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　東宮莊者亦蒇經奏抵之罪蓋　孝皇帝方銳意爲治農桑不擾蠲恤頻行蒞政之初戶部尚書李敏奏令籍田興舉而天下之勞苦莫如農民若不親見其事何繇

知其艱難請于耕籍中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其勞明重農之意　上曰朕正欲觀其艱苦從之事畢人賜布一疋既允撫臣言疏治河南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俠㹅之侵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部濟吳松白茅港以泄積潦便農作諸勤恤深厚類若此至若　皇庄田　國初所無亦起于成化之初益倣宋季年公田課租而典以中官弘治中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于民而　皇有庄是

于天下私也宜盡賦以與民即不然并管庄內臣責
有司課租粟解部輸入爲術惢時景州阜城獻縣民
田萬項界連　東宮庄其內侍欲冒占之民訴于
朝　命戶部員外蔡縣當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遣
人邀之曰田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康曰以萬人之命
易一官吾不忍爲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陳故迹卒
以所占田盡歸于民同事者難之康曰我戶部也有
害吾獨當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然將不過數
處而已至　正德間佞倖用事　皇庄始盛至跨州

連跨三百餘處、畿輔大困、嘉靖初、給事中底蘊言、正德年來、大猾捏稱湖蕩不耕之地、投納勢要、奏立皇庄、北近民田多所影冒、宜嚴加查勘、以豁民害、于是、部科臣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會撫按查覈還奏曰、皇庄之設、初不甚廣、正德增加、計為田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奇、厲階起于奸人、欲規纖利以媚朝廷、流弊滋于勢家、欲奪民產以肥私室、在宮闈則中宮禁卒、緣是肆出、而郡縣被其騷擾、在戚畹則豪

奴悍僕耕以勒併而官府莫敢詰何賃累　朝積弊之政至　正德而極也自今　皇庄租税宜照原例畝納銀三分解部類進而　皇親功臣赴　闕闕領禁中官宦僕從得出收受幸甚于是前弊盡革下[illegible]部言農者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銜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田爲水沙衝塞江海堋淤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寔宜蠲優富豪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

擇廉力官勘覈豁除之　國初繼甸民稱原奉　旨
開種永不起科列今生齒日繁土曠墾發寧有荒曠
可復請佃而諸熟成之家信奸徒作使朦朧陳乞者
聽戶部核究焉至九年乃建先蠶壇于北郊十年行
祈穀禮于大祀殿　召學士翟鑾等偕往四郊視收
穫　上御豳風亭　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爲眞
聖祖常有訓曰二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
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又持建無逸殿書
周書無逸篇于其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斂倉曰

經筵刻興獻考廣製農家忙律于殿壁 御爲文以記之十八年還自顯陵途中爲賦麥浪詩今年禱雨宮中有應又明年禱雪有應皆爲賦詩志喜時蓋玄修未啓南北兵戈未熾而 上所爲垂澤光于蔀屋洒露潤于窮簷蓋猶有恭儉之思焉嗣是 神宗初政勵精至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 命禮部具躬禱南郊儀以聞 上曰天象災旱朕爲黎庶祈禱豈憚步勞不乘輦可也至期步詣郊壇 上于[illegible]次 諭撫臣日亢旱爲災雖朕不德亦以天下有司

多貪暴爲民害于天和耳自今其愼選無忽仍步還
宮狹旬乃大雨是舉也自　宮殿至壇壝往返幾二
十里而　上乾心露禱趨赴暑無倦色於都哉　列
聖相承惟是休養生息恪重農事其所以垂億萬載
無疆之麻曷有旣哉　顧說者謂燕趙古稱雄富而今
遠漕數千里之粟于東南近棄可耕之地于三輔使
畿甸一望藋葦海壖率成沮洳是西北之地利未盡
墾也三吳昔號澤國而今急期會之報于催科緩勸
相之法于撫字致塘浦淤而不治隄防缺而不修是

東南之水利未盡復也且也戴茅服穡道殣相望而
廢居斷販之家乘堅刺肥連車列騎雜蒼頭廬兒莫
不媮衣而美食則農害也四方剝肉醫瘡鬻田質子
而貂璫戚畹之族比櫛崇墉履絲曳縞彈丸蹴鞠漿
酒藿肉若不知有下土之耗斁則農害也時食禮用
謹藏其餘以待凶荒而乃奢侈成俗雕酒秣畜競鶩
于錦繢奇巧之觀窮娟千室廬輿馬之飾而一簪之
值幾于百金一席之餼半乎中產則農害也細民手
胼足胝竭蹷上供而管庫監當之屬肆其侵琢至胥

吏舞刀筆之奸貪墨恣谿壑之欲賦則盜上匿下役則漏富欺貧一時之偕辦遂滕朧以爲例巳錮之逋欠猶搜索而訶完則農害也至若富者可耕而不屑于稼穡貧者欲耕而多惔于牛種稱貸課業則勤在貧弱而利歸豪門冐濫派科則耒未釋手而追呼踵至遂使因佃災及其身遺逋累及乎鄰則農害也凡若此者不有以開導而懷保之欲其盡力于南畝豈可得乎大誥有曰凡州縣官以戸口增田野闢爲尚所行事蹟御史監司覈報明實以憑黜陟葢 國初

三尺新懸有司奉行惟謹未常特爲農事設專官人
盡農官也以農桑責之郡縣以屯種責之衛所非農
事修舉不得誅上考葢設官分職原以爲民舍此更
何事哉嗣後不察而增設府州縣勸農佐貳設屯田
水利臬臣又或特遣重臣以經理之彼牧民之長棊
賢者亦或體上愛養至意不然者且見以爲業有專
官而已可持擔也古天子巡狩入其境田野闢受上
賞荒蕪不治衆顯罰卽　憲綱一款所云農桑乃生
民衣食之源仰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勸諭農民趂

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田畝計料絲棉等分豁舊有新收具數開報此乃巡按御史之急務今則徒爲文具而已其所莅事初何嘗稱某守某令與過若干水利勸過若干農桑乎如週年都御史孫丕揚請以保民實政五事課有司屢幾申明　高皇帝要束奈何率弁髦之也且夫守令分符而治一方儼然古邦建侯伯之尊士抱遺經釋褐輒提千百里之封不可謂不遇乃民事不以關心而一任蒿萊之瀰望謂諭決何昔者趙邦清之爲滕縣也均田治水儲粟賑災

怨勞有所不避夫豈異人任哉試一思之今之民非異於古也古先王所為治地分田則襃成賦之區今未始不可考而稽也誠為飭

皇祖之法慎守牧之選因封疆之宜修横霪之備以勞來安集奠流移以實農勸稽驅游惰以鷄豚畜牧廣孕字以開荒鑿渠普利賴人治其山林川澤而按壤成可耕之地人汰其飛詭兼并而通都無敗羣之奸人開其禮樂教化而比屋仍任恤之風人整其保伍卒乘而合野壯無形之險有司以此上臨司監司以此上巡按御史部

院一視以爲考成務久其任而責行之俾土如

高皇帝之所以養育元元者民獲再登春臺若身遊

洪武間豈不亦猗時之鴻烈也哉